

传播符号论

E Exploring
Communication
Semiology

李彬 著

I C29/080

I C29/080

清华大学出版社

传播符号论

李彬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播符号论/李彬著.--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5

ISBN 978-7-302-28483-3

I. ①传… II. ①李… III. ①传播学—符号学 IV. ①G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65937 号

责任编辑：纪海虹

封面设计：傅瑞学

责任校对：王荣静

责任印制：张雪娇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 稿 与 读 者 服 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课 件 下 载：<http://www.tup.com.cn>, 010-62795954

印 刷 者：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装 订 者：三河市新茂装订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55mm×230mm **印 张：**20.25 **字 数：**313 千字

版 次：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000

定 价：38.00 元

产品编号：047288-01

引言



本书的主题是传播符号，主体自然也是传播符号。那么，什么是传播符号呢？懂点传播学常识的人或许会说，传播符号就是传播学里那些比较“玄妙”的东西。所谓玄妙，意思无非两点，一是听着不懂，二是听完没用。果真如此？显然不是。其实，传播符号不仅是人类传播的“生命基因”——想想看什么样的传播离得开符号，而且也是人类文明的“精神细胞”——想想看“黄河”一词在中华民族心目中的分量。所以，我们不妨先以《老子》的名言来理解传播符号的总体意义：“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至于传播符号到底都有什么名堂，弄清这些名堂究竟有什么用途，恐怕得到本书最后才能获得一些初步的答案。这里不妨列举几例，以窥一斑：

——按照符号学先驱索绪尔的“语言/言语”论，任何具体的、形态各异的传播活动——“言语”，归根结底都无不受到一种内在的结构与机制——“语言”。换言之，言语是“用”，语言是“体”。这是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基本原理。按照这个原理，任何新闻报道在“言语”层面上不管怎样表现，在“语言”层面上都无不受到由特定的历史传统与现实条件所构成的活动平台，就像一个人说什么话可以自主决定，但怎么说话即发什么音用什么词等却不能不受制于他的语言。化用索绪尔的比喻，你下的是国际象棋，我下的是中国象棋，国际象棋有国际象棋的规则，中国象棋有中国象棋的招数。所以，不管每盘具体的棋怎么走，怎么千变万化，都不得不遵循各自的走法，而走法就是规定“言语”的“语言”。

——意义理论中的用法论以严谨细密的论述表明，任何言说行为都不仅仅只是“说事”，如通报情况、传播信息、报道新闻什么的，“说事”其实也是“做事”。比如，众所周知，摇唇鼓舌搬弄是非者并非只是满足口舌之快，这种“说事”本身就是在“做事”——做见不得人的事。同样的道理，西方媒体特别是美国媒体，在一系列国际危机以及其他问题上也是“说”了不少，而这些滔滔不绝的“说法”显然不是说说而已，说的过

程就是做的过程，如逼人就范、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等。在这个过程中，所谓“客观”、“真实”、“新闻自由”、“负面报道”等，既是各种“说法”，同时也是有利于自己大说特说的道道。

——颇负盛誉的法国思想家福柯以其著名的“知识考古学”，揭示了西方近代以来各种看似纯然客观的知识或话语实际上都与各种社会阶层或利益集团具有共生与互动关系。也就是说，知识并不是自足的东西，没有也不大可能有什么超然物外的纯净话语，它们都是各种集团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发展而纵横捭阖的言说过程及其产物。说白了，话语权就是统治权，知识的意志就是权力的意志。知识与话语的表现形态可能有所不同，如“自由”与“专制”、“独裁”与“民主”等（按照他的理论，这些话语本身也是“争权夺利”的产物），但这一本质却一脉相通。

——党八股或洋八股问题，是新闻传播领域的痼疾，对此人们无不深恶痛绝。然而，从五四到现在，这个顽症不仅未见彻底根治，反而时时弥漫扩散。虽说这个问题牵连广泛，如社会、政治、媒体、文化等，但首先离不开语言符号。所以，如何把握与遏制党八股，自然先得由此入手，极而言之，社会变革必得先从语言变革入手。中央党校李书磊教授曾发表一篇文章《再造语言》，下面权且摘录一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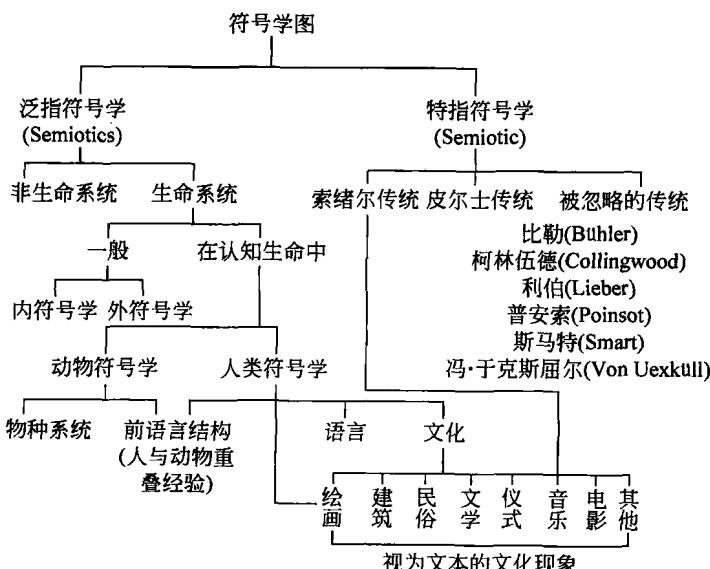
对于我辈来说，汉语乃是安身立命之基，是喜悦、幸福与痛苦之所在，是人生的寄托，是灵魂的家园。我们就是汉语的热爱者、操练者与——说得大言不惭一些——监护者，母语与祖国在我们心中有同样的分量。我们今天对作为先辈的“文人毛泽东”（陈晋语）为捍卫汉语的丰富性与生命力所作的非凡努力特别表示钦佩。

或许，正因为毛泽东是一个过人的政治家他才会那样迫切地关注文风与语言。语言从来就不仅仅映射现实，它还塑造现实，塑造社会，塑造我们群体乃至多个个人的生存。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政治，不仅是政治工具，还是政治本身。我们依靠语言建立秩序，借助语言定义世界与自我，根据语言展开我们最重要的行动。二十世纪的语言哲学揭示了语言的本体意义，揭示了人作为语言存在的实质，修正了我们从前对于语言的浅薄认识。对于一个人、一个政党、一个政权、一个民族来说，语言特别能体现他的质量、品格、气象与气数，你一张口就暴露了你是谁，想瞒都瞒不住。修改政治、改善生存必得从改善语言开始。毛泽东并没有念过语言哲学但他却朦胧而强烈地意识到了语言的重要，因而他于战争环境、

紧要关头设心改造语言。重读《反对党八股》，念及此文发表后数十年间的情形变化，我们对毛泽东想到的与做到的、做到的与未做到的都多了几分会心。

‘新鲜、深刻、真实的话语代表了执政党的正心诚意，代表了执政党理解世界、领导国家的能力，也是它团结社会、动员人民的力量源泉。如果一个执政党因党八股之困而减弱了其文化影响力并进而危及到自身与民族生存，那就应是它奋起从思想上与体制上反对党八股的时候了。’（《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2期）

关于传播符号，许多学科如哲学、美学、语言学、逻辑学、符号学、心理学、人类学、考古学、信息科学、系统科学等，都从不同视角或不同层面做过勾连繁复的探究，形成层出不穷的学说。在令人目眩神迷的符号理论中，可以大略区分三个透视层面：一是涉及符号构成的形式层面，二是涉及符号内涵的意义层面，三是涉及符号理解的解释层面。在当代的研究中，形式层面以结构主义为代表，意义层面以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为典型，解释层面则以现象学和阐释学为主干。当然，这只是一个大致的概括，实际情形远为复杂。1986年，美国符号学家J. 迪利(J. Deely)在《符号学前沿》(Frontiers in Semiotics)里，曾勾画了一个符号学图，由此也可略见符号以及符号研究领域的层峦叠嶂和云遮雾绕：



这张关系图上显示的各种探索及理论不管属于什么学科，最终都为传播研究提供了丰贍的学术资源，而对注重宏观结构、历史背景和深度模式的批判性传播研究即传播学批判学派来讲，研究符号问题与研究传播问题甚至往往就是一回事。比如，符号学家、意大利波洛尼亚大学教授艾柯，最早在意大利设立符号学系时就取名为“传播理论研究系”。本书即围绕这些与传播研究密切相关的符号理论而逐次展开。

本书一共六章，犹如交响曲的四个乐章：第一乐章是“导论”；第二乐章包括“语言与符号”和“结构与符号”，涉及前述三个层面的符号构成问题；第三乐章是“符号与意义”，论述符号的意义问题；第四乐章包括“文本与诠释”和“话语与权力”，围绕符号的解释而展开。

目 录



引言	V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符号定义	2
第二节 符号分类	6
一、听觉与视觉	6
二、信号与符号	7
三、语言与非语言	10
第三节 符号研究	21
一、早期的思想片断	21
二、现代符号学的形成	25
三、当代符号学的研究	28
第二章 语言与符号	34
第一节 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	35
一、语言与言语	35
二、共时态与历时态	38
三、能指与所指	41
四、横组合与纵组合	44
第二节 布拉格学派与雅各布森	48
一、俄国形式主义	48
二、布拉格学派	51
三、雅各布森	54
第三节 乔姆斯基及其转换生成理论	62

一、美国结构主义学派	62
二、萨丕尔-沃尔夫假说	65
三、转换生成理论	71
第三章 结构与符号	75
第一节 列维-斯特劳斯及其神话学	76
一、结构主义	76
二、列维-斯特劳斯	86
第二节 罗兰·巴尔特	95
一、生平与著述	95
二、符号学研究	99
三、“换挡加速”	103
四、衣食住行	106
第三节 德里达及其文字学	108
一、解构主义	108
二、异延	112
三、文字学	116
第四章 符号与意义	121
第一节 弗雷格与胡塞尔	122
一、意义问题	122
二、弗雷格的意义理论	125
三、胡塞尔的意义理论	132
第二节 维特根斯坦	136
一、《逻辑哲学论》与《哲学研究》	136
二、“指示论”	138
三、“用法论”	140
第三节 意义的行为理论	144
一、日常语言学派	144
二、言语行为论	146
第四节 语义与语用	152

一、哈贝马斯及其“普通语用学”	153
二、莫里斯及其行为主义语用学	164
三、普通语义学	168
第五章 文本与诠释	181
第一节 文本世界	182
一、何谓文本	182
二、羊皮纸上的历史	183
三、“超真实”与“超文本”	185
第二节 诠释与诠释学	188
一、诠释三维	189
二、理解、前理解及误解	191
三、语言问题	194
第三节 伽达默尔及其哲学解释学	197
一、客观诉求	198
二、视域融合	201
三、符号论的语言与本体论的语言	206
第四节 重建文本的客观性	208
一、赫希	209
二、利科	211
三、艾柯	214
第六章 话语与权力	218
第一节 巴赫金：交往与对话	218
一、生平与著述	219
二、超语言学	221
三、话语与意识形态	226
第二节 意识形态话语观	228
一、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	228
二、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观	236
第三节 福柯：话语理论	241



一、思想概览	241
二、知识考古学	245
三、知识/权力	249
第四节 话语分析举隅	258
一、批判学派	258
二、冯·戴伊克：新闻话语分析	263
结语 从方法论到本体论	270
参考文献	304
后记	308

第一章 导 论

符号，汉语里又称记号、指号、符码、代码等。在日常用语里，符号一般指代表事物的标记，如俗话讲“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其中的“名”和“声”就是一种符号。而在学术话语里，看似寻常的符号却包含着深刻或深奥的内容。一位研究者在阐述符号学理论的先驱、美国现代哲学家莫里斯(C. W. Morris)的思想时说过：“像‘符号’、‘象征’、‘意义’、‘指称’、‘指示’、‘内涵’和‘表达’之类的词，几乎有多少作者使用它们就有多少种用法。几乎没有证据证明这些作者本质上是在考察同一个问题。”^①而莫里斯本人在其代表作《指号、语言和行为》(Sign, Language and Behavior, 1946)里，开篇也写道：

对语言和其他指号的理解和有效应用，今天已成为我们的一个迫切的任务。下面这些问题的讨论：语言的性质，人的指号和动物的指号的区别，科学的论域和出现在文学、宗教和哲学等学科中的其他类型的论域之间的区别，指号的恰当的应用或不恰当的应用对个人的和社会的调整所造成的后果，在通俗的和专门的文献中到处都是。

这些讨论是从许多种观点和为着各种目的进行的。语言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对出现在他们自己的特殊题材中的那些特殊种类的指号的研究感到兴趣；哲学家竭力辩护某一种哲学体系比另一种哲学体系优越；逻辑学家和数学家从事阐述适用于他们自己的特殊学科的符号体系；艺术家和宗教家迫切地想要证明在一个科学的时代他们自己的特殊的符号有存在的理由；教育

^① [美]F. N. 麦吉尔主编：《世界哲学宝库——世界 225 篇哲学名著述评》，《世界哲学宝库》编委会译，1199 页，北京，中国广播出版社，1991。

家想要在他们从事教育的过程中改进语言的应用；精神病学家企图揭示符号在他们的病人的个性混乱中所起的作用；政治家设法维护或改进那些支持社会结构的基本符号；宣传家试图找出语言可以用来指导社会变化的途径。^①

总之，正如法国当代哲学家罗兰·巴尔特在《符号学原理》(*Elements de Semiology*, 1964)中所言：“记号这个词出现在(从神学到医学)各种不同的词汇系统中，它的历史也极其丰富(从福音书到控制论)，不过这个词本身涵义却很模糊。”^②

英语用来指称符号的词语主要有 sign 和 symbol，前者为普通意义的符号如语言文字，后者为象征意义的符号——以具体指代抽象的符号如象征光明的火光。从语源上考察，sign 系来自古法语 slgne，而后者则来自拉丁语 slgnm；至于 symbol 则直接源于拉丁语 symbolum，而拉丁语的 symbolum 又是出自德语 sumbolon(意为符号)，德语的 sumbolon 则从动词 sumballen 而来，sumballen 有“使偶然相遇”的(to throw together)意思^③，这与符号之能指和所指的偶遇关系恰相一致。

那么，究竟什么是符号呢？符号有哪些种类呢？在传播活动中，符号处在什么位置，发挥什么作用呢？这些都是本章所要揭示的事项。

第一节 符号定义

几乎任何重要的学科或研究领域，其核心的概念及范畴总是人言殊最难界定，符号自然也不例外。于是，经常看到的情形就是人们索性对此存而不论，或者视之为不言自明的公设。别的不说，以皇皇三卷《符号形式的哲学》而知名的卡西尔，虽然明确地从符号角度给人下了定义——人与其说是“理性的动物”，不如说是“符号的动物”(animal symbolicum)，并对人类文化的各种符号现象如神话、宗教、语言、艺

^① [美]莫里斯：《指号、语言和行为》，罗兰等译，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按这里的指号实即符号，下同，不赘。

^② [法]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李幼蒸译，13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③ 详见陆谷孙主编：《英汉大词典》，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

术、历史、科学等进行了深刻的阐释，但对符号本身并未进行明确的界定。其实，早在半个世纪前，莫里斯在思考符号问题时就已经发现：

关于在什么条件下某物是符号，人们的看法很不一致。有些人会毫不犹豫地说脸红是符号，另外有一些人会说脸红不是符号。有一些机械的狗，如果有人在它们面前大声地拍手，它们就会走出它们的狗窝。这样的拍手是不是符号呢？衣服是不是那些穿着衣服的人的个性的符号呢？音乐是什么东西的符号吗？“走”这样一个词语，同交叉路口的绿灯，是不是同一个意义下的符号呢？标点符号是不是符号？梦是不是符号？巴特农神殿是不是希腊文化的符号？人们的看法是很不相同的；这些不同的看法，说明了符号这个术语是既模糊而又含混的。^①

这种“既模糊而又含混的”状况，至今并没有根本改观。

不过，正所谓人同此情事同此理，尽管各人对符号的具体定义见仁见智，但在基本的思路和核心的理念上还是“英雄所见略同”的。大略说来，符号首先是一种有机体能够感受到的非实在刺激或刺激物，如烟火、气味、声响、语言、文字、绘画等等。这里说的刺激可以是直接的，即巴甫罗夫所言“第一信号系统”，也可以是间接的，即他所说的“第二信号系统”，但由刺激而反应则为符号所共有。强调“非实在”，意在将符号与那些实在的刺激区别开来。“例如，一种药物会影响一个机体对稍后会影响它的那些刺激所作的反应的方式，然而把这样一种药物叫做符号，是离开通常的用法太远了。”^②

其次，符号是两者之间的“代表”，是个“第三者”，用莫里斯不无学究气的话来说：

如果某个东西A是用这样一个方式控制了指向某个目标的行为，而这种方式类似于（但不必等同于）另一个东西乃在它被观察到的情况下用以控制指向这个目标的行为的那种方式，那么，A就是一个符号。^③

^① [美]莫里斯：《符号、语言和行为》，罗兰等译，3~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② [美]莫里斯：《符号、语言和行为》，罗兰等译，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③ [美]莫里斯：《符号、语言和行为》，罗兰等译，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举例来说,训练一条狗,让它在蜂鸣器响起的时候就去一个能看到或闻到食物的地方,后来蜂鸣器一响,即使看不到或闻不到食物,它也会去那个地方。再如,一个人开车沿着一条公路走,另一个人拦住他,告诉他前方道路被塌方所阻塞,这时驾驶员会绕道去目的地。在这两种情形中,某种东西(蜂鸣器、路人的话)在对一种需要(饥饿、达到目的地的欲望)的满足中控制着有机体的行为,其方式大致类似于对象(实际的食物、实际的塌方)限制他的行为的方式。在这些过程中,任何实行这类控制的行为就是一个符号,由此而显示的行为就是符号行为。说简单点,在你和商品之间,广告就是一种控制个体行为的符号,它只是“代表”(“stands for” or “represents”)商品本身来同顾客打交道——顾客总不能把“黄油”这个语言符号涂在面包上。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无论有意还是无意,符号总显示着某种意义(meaning),总与意义形影不离。换言之,没有无意义的符号,也没有不寓于符号的意义。正因如此,传播学研究通常都把符号视为传播的基元或要素,正如传播学者施拉姆等所言:“无论人们怎样称谓符号,符号总归是传播的元素(elements in communication)——能够释读出‘意义’的元素。”^①

迄今为止,在人们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和不同学科而为符号所下的诸多定义里,美国哲学家、符号学先驱皮尔士对符号的解说看来更具有概括性和穿透力,从而成为常被征引的一个经典定义:“一个符号(sign),或者说象征(representation)是某人用来从某一方面或关系上代表某物的某种东西。”^②在他看来,构成符号的要素有三:一是代表事物的符号(形式),二是被符号指涉的对象(指称),三是对符号的解释(意义)。换言之,符号是代表性、指涉性与解释性的三位一体。对此,有的学者分别表述为媒介关联物、对象关联物和解释关联物。如下所示:

符号——形式——媒介关联物
对象——指称——对象关联物

^① Schramm, Wilbur and Porter, William E., *Men, Women, Messages, and Media: Understanding Human Communication*. New York: Happer & Row, Publishers, Inc. 1982, p. 57.

^② 《皮尔士文集》,第2卷,第228节,转引自袁漱渭主编:《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下卷,485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解释——意义——解释关联物

概而言之，“从他的观点出发，任何事物只要它独立存在，并和另一种事物有联系，而且可以被‘解释’，那么它的功能就是符号”。^①用皮尔士那种公认的晦涩语言来说：

我所说的“符号学”，是描写这样一种活动或影响，它是（或者包含）三个主体如符号、符号的对象和符号的解释之间的合作；这种三项关系的影响，是决不能分解为两项之间的活动的……我的定义给予任何具有这样的活动的东西以“符号”的名称。^②

也许，《马桥词典·晕街》里说到的一种奇异现象，可使我们更直观地理解符号及其意义。按照韩少功的描绘，马桥人有“晕街”的毛病，就像“晕船”、“晕车”、“晕机”一样。“晕街”与晕船相仿，只在街市里发生，伴有面色发青、耳目昏花、食欲不振、失眠多梦、乏力气虚、胸闷呕吐等，妇女患此病，更有月经不调和产后缺奶的情况。这种毛病完全是由人类语言系统造成的，或者说同传播符号直接相关：

狗没有语言，因此狗从不晕街。人类一旦成为语言生类，就有了其他动物完全不具备的可能，就可以用语言的魔力，一语成谶，众口铄金，无中生有，造出一个又一个事实奇迹。想到这一点以后，我在女儿身上做过实验。我带她坐汽车事先断定她不会晕车，一路上她果然活蹦乱跳没有任何不适。待下一次坐汽车，我预告她会晕车，结果，她情绪十分紧张，坐立不安，终于脸色发白紧锁眉头倒在我的怀里，车还没动就先晕了一半。这一类实验，我不能说屡试不爽，但这已经足够证明语言是一种不可小视的东西，是必须小心提防和恭敬以待的危险品。语言差不多就是神咒，一本词典差不多就是可能放出十万神魔的盒子。就像“晕街”一词的发明者，一个我不知道的人，竟造就了马桥一代代人特殊的生理，造就了他们对城市长久的远避。

那么“革命”呢，“知识”呢，“故乡”呢，“局长”呢，“劳改犯”呢，

^① [英]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瞿铁鹏译，132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② 《皮尔士文集》，第5卷，第484节，转引自莫里斯《符号、语言和行为》，罗兰等译，30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上帝”呢，“代沟”呢……在相关的条件下，这些词已经造就过什么？还会造就什么？

第二节 符号分类

一、听觉与视觉

依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对符号进行不同的分类。其中最简洁明了的，就是按照感觉方式而将符号分为听觉符号和视觉符号两大类。语言学方面布拉格学派的代表人物雅各布森，就曾明确说过：“人类社会中最社会化、最丰富和最贴切的符号系统显然以视觉和听觉为基础。”^①德国人类学家利普斯也认为，“最简单的交际媒介当然是语言，传播消息的其他听觉方法是由语言发展出来的。与听觉方法相对照的是传播消息的视觉方法，它的发展导致了文字的发明……这两项原则从很早时期起即服务于同样的目的。”^②我国传播学者吴文虎教授，在其《广告的符号世界》里就此写道：

听觉符号稍纵即逝，声过无迹，是以时间作为主要的结构力量。各种听觉符号的发展，在艺术上产生了民间说唱、戏曲清唱、歌曲和器乐等……视觉符号占据的是空间位置，不论是平面的图片、文字、数字、公式，还是三维立体的实物、人体、建筑物等，都离不开它（他）们所依托的空间，并在一定的空间展示出不同的符号形式。视觉符号在艺术上产生了绘画、雕塑、工艺品、建筑等……^③

在传播学看来，视觉符号体现于纵向的时间维度，旨在久远；而听觉符号展示于横向的空间维度，旨在广远。据此，麦克卢汉的老师、思想更为深邃的加拿大传播学家英尼斯，曾提出一对颇富启迪意味的范畴——时间媒介和空间媒介。依据英尼斯的理论，“刻在石头、金属上

^① [英]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瞿铁鹏译，139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② 吴文虎：《广告的符号世界》，32页，广州，广州出版社，1997。

^③ 吴文虎：《广告的符号世界》，32页，广州，广州出版社，1997。